



孙爱云 著

『红风筝』系列之二

风筝吟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风筝吟



『红风筝』系列之二

孙爱云

著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筝吟/孙爱云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7
(红风筝系列; 2)

ISBN 978-7-80685-836-3

I.风... II.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16217号

书名: 风筝吟

作 者: 孙爱云

责任编辑: 孙 欢

装帧设计: 叶 曙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建国西路384弄11号甲

印 制: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规 格: 640x950 1/16 印张 24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5-836-3/C·059

定 价: 3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431136



第一章

黄梅天的雨是下不够的。远处传来轰鸣声，轰隆隆的雷声接着滚过来，刚才还灿烂的晴午忽然变成了黑夜，大颗大颗的雨点迫不及待地冲下来，地面上立刻溅起无数个箭头。

气温是降下来了，但人们并不觉得凉爽，空气中弥漫着黏稠的霉味。河里的水也被堵塞了，小河来不及把水排出，水面开始上涨，经不起侵袭的窰井顷刻间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于是街道上的积水也跟着小河里的水一起涨，狂风裹卷着黑乎乎的脏水到处涌动，窜流到家家户户。

老街和福街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被浸泡在大雨里，殃及最深的依旧是老街最低洼处的老鳏头的家。

眼看着墨墨黑的脏水拼命往家里涌，老鳏头急得大声吆喝家人快把泡在水里的一捆捆葱姜往桌子上和凳子上搬，自己迅速蹲下身子，从床铺底下抽出几块早已准备好的木板。老婆已经拿来了大铁钉和榔头，老鳏头赶快把两块木板死死地钉在门槛上。水虽然被挡在了门外，但还是挤着缝隙渗进来。老鳏头又将几个“葱花盆”里的泥倒入木板的夹缝里，正面进攻的水总算被堵住了。

老鳏头本名黄海龙，出生在苏北偏僻的农村。十六岁刚出头时，眼看着村里的同龄人一个个离开农村，他也多么想跟着出去闯闯，可是爹妈就是不让唯一的儿子离开身边。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趁着爹妈熟睡，他光着脚丫悄悄地溜出家门，跟着同村的几个人连夜跑出了家

乡。到了上海，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几个人就蜷缩在老街的老乡家里。几年后，同来的老乡走的走，散的散，他却凭着一股倔犟，起早贪黑，到市郊去批点葱姜送到各菜场的小摊上，并且自己也在小菜场的旁边摆起了葱姜摊，硬是在老街的最低洼处筑起了窝。一有了栖身之处，他就赶快回乡把同村同龄的阿英接到了上海，结婚生子。后来在老乡中传开了顺口溜：“老鳃头，有噱头，吃饭睡觉不用愁。老鳃头，不用愁，讨个阿英做枕头。”

.....

桌子和凳子上全堆满了葱姜，阿英赶紧把床上的毯子、枕头卷起来堆到墙角，叫女儿快把葱姜往床上搬。不够灵活的女儿却将一捆葱姜抱散落在了水里。老鳃头家这个姑娘读书读不进，做事情也不利索，老大不小的人了还没有工作，只好在家里帮居委会拆纱头，拆一斤赚五分钱。

“水涨到你脑子里啦？不中用的东西！”老鳃头怒气冲冲。

吓得老鳃头的女儿身子不停地哆嗦。她从小就害怕父亲。即使不挨骂的时候，不苟言笑的爸爸也会时不时地朝她板脸，发起火来更糟，那两道粗长的眉毛绞在一起就像纱头上的死结，拆也拆不开，而“死结”下面一双小眼睛会瞪得像两只铜铃。只要父亲这个样子，她就会害怕得怎么也想不起刚才做错了什么事。

老鳃头骂骂咧咧，突然想起什么，抬头见阁楼上还是没有动静，终于按捺不住喊了起来：“阿毛，你还死在上面做啥，还不下来铲水！”

阁楼上传来懒懒的一声答应。接着一阵嘎吱嘎吱的乱响，慢吞吞地下来了一个人，他两眼惺忪，两只脚踩在晃晃悠悠的竹梯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地上的脏水。

老鳃头见儿子下来了，脸色也温和了一些，他绝不会拿对待女儿的脾气来对待儿子的。

“鳃大儿子你看什么，还不快点帮忙！”他把铁畚箕递了过去。

“铲有什么用，雨不是还在下嘛。”儿子没有接父亲递过来的铁畚箕。

“总比不铲好，你快铲，我去想办法通阴沟。”老鳃头硬是将铁畚箕塞到儿子手里，披起一件破旧的灰色雨披，转身消失在门外的大雨

里。

老黧头嘴上不说，心里急啊，但还是忍住了。对他来说，儿子阿毛就是黄家的独苗，虽谈不上百依百顺，但家里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独苗苗身上了。可是最近儿子不晓得怎么回事，要么心事重重，要么无精打采，整天就像魂不在身上。老黧头越想心里越发毛，儿子不会真的魂不在身上了？他不敢往下想，心却越来越烦。要不就是老婆说的，“书读多了变成书呆子了”？

儿子一天到晚不闻不问家里的事倒也罢了，可是一天到晚猫在阁楼上不讲话也不答话算什么呢？儿子啊，你可不能掉魂啊，要是这样，我情愿你变成书呆子！老黧头心里真的烦，早晚得会成书呆子，当初就不该让他上什么大学。

老黧头重男轻女，巴望着老婆给他生个儿子，可头一胎偏偏生了个女儿。他闷气了好几天，给女儿起了个“来娣”，意思是第二胎生个儿子。果然，第二年老婆又怀上了，邻居们都说肯定是个儿子，乐得他关照老婆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可偏偏还是出了事。那天傍晚他挑着空担回到家，老婆已经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地上还有血迹。原来她挺着个肚子上阁楼找东西，下来时一只脚不小心踏了空。老黧头慌忙把她送到医院，肚子里快六个月的儿子就这么没了……半夜里老婆突然喊下面疼，医生检查结果说是子宫异位，从今后不能再生小孩了，憋得老黧头恨不得把房子给掀了，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这以后十来年老黧头过得可真够窝囊的，心里头搁了块大石头，人还有什么劲呢。没想到年近四十的阿英又有了，这对老黧头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他脑子里虽然闪过几年前医生的话，但还是执意要老婆生下他的儿子。

“阿英，阿英，听我说，你给我生个儿子，我这辈子就给你做牛做马！”老黧头拉着老婆的胳膊，激动得汗也淌下来了。

“还不晓得是不是儿子呢。”阿英其实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再育，轻声道。

“肯定是儿子，你只要给我生下来，求求你。”老黧头就差点给阿英跪下了。

阿英点点头，为了黄海龙，她什么苦都吃得下。她满心期待、忘

忑不安地熬过八个月，终于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这下老鳃头高兴得简直要疯了，他给儿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黄大天。

“儿子是我们家里的天，小名呢就叫阿毛。”老鳃头兴奋不已。

这个宝贝儿子还真争气，一路读到大学，很是让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的老鳃头在老街上扬眉吐气。也是嘛，这老街和福街里两百多户人家，算算也有二十几个人读高中，就黄大天考上了大学。再看看黄家祖宗几代里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到黄海龙这一代更是背井离乡到上海来讨生活，现在阿毛考上了大学，这不是光宗耀祖是什么？老鳃头幸福得每天起得更早，再重的担子挑在肩膀上，也变得轻了许多。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阿毛就要大学毕业了。可是一到星期六晚上阿毛回到家，老鳃头的两道粗眉毛又绞到一起了。他心里不是个滋味啊，阿毛的个子快长到一米七八了，还睡在只有一米多高的阁楼上，躺下来时两条腿都快伸不直了。还好阿毛懂事地安慰他，等明年毕业进了厂，就可以睡到厂里的宿舍去。儿子这么懂事，能体贴爹妈的苦衷，老鳃头感到欣慰。可是半年前儿子就进厂里实习了，到现在还没提过睡宿舍的事。特别是最近，不晓得怎么搞的，回家就钻到阁楼上不下来，不是把楼板弄得乱响，就是闷在阁楼里半天听不到一点声音。

“是不是书读得太多，有点傻了？”阿英担心地问。

“你不晓得就不要瞎讲！”老鳃头直瞪阿英，但他自己也吃不准儿子老是发呆的原因。本来儿子的话就不多，现在倒好，干脆就像一只闷葫芦窝在阁楼里，就是天塌下来也好像跟他不搭界。你看看，雷阵雨下了大半天，家里涨了水，他就是不下楼来帮一把！

阿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打生了阿毛，身子再也没有以前轻快了，老是感觉疼，特别会怕冷。现在她的两只脚也不得不踩在水里跑来跑去，其实两条腿已经疼得非常难受了，她忍着，走到儿子跟前，温和地催促他快去铲水。她从来不打骂自己的儿女，即使他们做错了什么。碰到不顺心的事，她除了叹气还是叹气。还是姑娘的时候，老鳃头把她从苏北农村接到上海，起先跟着老鳃头到小菜场，一个摆葱姜摊，一个替人刮鱼鳞，早市过后就帮人洗洗补补做零活。后来她又帮着清洁管理站倒马桶，每天起早摸黑，在老街里一晃就是几十年。原先光洁的皮肤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变得皱皱巴巴。一双水灵灵的大

眼睛也没有了光彩，显得苍老无神。

看到母亲那双无力的眼睛，黄大天下了竹梯子，脚一踩进水里，脚底板立刻被凉水刺激了一下。水面上漂浮的些许脏物晃来摇去地发着亮光，有些刺眼。他慢吞吞地弯下腰，把两只裤脚管卷至膝盖处，开始用畚箕铲水，然后奋力朝门外泼去。

门外传来老鸹头的骂声：“鬼天气！今年的雨比哪年都大，阴沟全倒灌，没得办法通了。”

昏沉沉的天空闪过几道刺亮，雨又哗啦啦地倾泻而下。不一会儿，雨大得让人看不见外面的世界，脏水卷土重来，就像数不清的水蛇，扁着身躯耀武扬威地跃过门槛，相互拥挤着朝房子的各个角落散去。黄大天嘴里咕哝了一声，更加用力地舞动着手里的铁畚箕，似乎要将这些妖魔的“水蛇”们统统赶出去！

可是“水蛇”越赶越多，好像故意在戏弄人，黄大天简直要发疯了，好像他的希望和绝望就交织在这个雷雨的黄昏。他突然直起腰，恼怒地甩掉铁畚箕，水花立即溅到脸上。他终于忍不住，用尽全身力气大吼了一声，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猛地冲进大雨里，吓得爹娘差一点跌倒在水里……

二

春风像小虫子爬在脸上，痒痒的。小阿毛伸手在脸上抓了抓，两只眼睛不住地看马路对面的“德和里”。

爸爸不让他再去福街玩，是怕他再受刘家龙的欺负。他自己也不高兴到福街去玩，刘家龙太坏了，欺负过他两次。有一次刘家龙抢他的弹弓，把他的鼻子也打出血了。可是除了福街还能到哪里去玩呢？他离开老街和福街，走到了马路上。马路对面就是“德和里”，梦境一样的“德和里”。他时常会一个人“飘”到那个“梦境”里去玩。妈妈说过，住在马路对面“德和里”的人是看不起我们老街人的，你不要到那里去玩，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们。大人的话让人似懂非懂，阿毛的小脑袋里开始想问题了：看不起人是什么样子的？老街的人为什么不到“德和里”去？“德和里”的人长得和我们有啥不一样？他终于按捺不住，撒开小腿，“刷”地穿过马路。



穿过高高的围墙，见门口没人，阿毛猫着腰，溜进了又高又大的铁门，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这里人家住的房子整整齐齐，房子的屋顶是尖的，麻雀就站在房顶上唧唧喳喳地叫，阿毛的心里也叫。楼房的窗前都有一根根绿色的铁管，那是晾衣裳的铁架子。上面是青黄黄的竹子，挺直、漂亮的衣服裤子都“穿”在上面晒太阳。

阿毛睁大眼睛稀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四周非常安静，非常干净，看不到一丁点儿脏东西。哪像老街，地上都是坑坑洼洼的，连墙面也是脏兮兮的。呀，大树小草长在花园里，两只白蝴蝶在那里追来追去，阿毛多么想自己也变成一只小蝴蝶飞到花园里！

两只麻雀从楼顶上飞下来，钻到花园里聊天了，阿毛兴奋地绕过去，轻手轻脚地靠近花园，他想用手去抓麻雀。麻雀早已发现了他，迅速交换了眼色，用力起飞，掠过他的头顶时，又来回盘旋了两次，以示抗议。阿毛开心地“咯咯”大笑，手舞足蹈地朝空中吆喝，麻雀头也不回地飞了。

他欢快地从一个花园跨到另一个花园，奔来跳去地追，红艳艳的鲜花随风在花园里摇摇摆摆，跳进他的眼帘。他突然想去摘花，带回家给妈妈看，给小伙伴看。他用手去够花，够不着，便找来了一块大石头垫在脚下去采，眼看就要碰到花了，突然有人来了，吓得他猛地缩回了手，胸前的衣服勾到了尖尖的栏杆上，“扑哧”一声拉开了一个口子。

阿毛懊恼地缩着脑袋蹲在地上，装模作样地看太阳下面自己的影子。不见有人过来。再仔细听，原来是有人在不远处唱歌。他朝歌声传来的方向走去，看见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小姑娘在跳橡皮筋。

长长的橡皮筋缚在两棵小树的中间，小姑娘背对着他，跳动的身体如同雀跃的小花鹿。她的头发扎成两只羊角辫，辫子上系的蝴蝶结就像花园里开放的红艳艳的花，好看。阿毛走近了一些，沉浸在一种喜悦里。她穿的是很白很白的新衬衫和粉红色的格子裙，脚上是他做梦也没有穿过的白球鞋。他看看自己身上的旧衣服，再抬起脚看鞋子的脚尖方向出现的小洞洞，低下了头。

小姑娘转身发现了他，停止跳动的脚步，胆怯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你不是住在这里的。”

“我……我是住在老街的。”阿毛也胆怯地看着对方。

“我妈妈说老街的人都很穷很脏，说话也很凶的。”

小姑娘见对方低着头不说话了，好奇地问：“你家里穷吗？你爸爸妈妈打你吗？”

“我爸爸妈妈从来不打我，我家里有交关钞票。”阿毛不知道穷是什么意思，胡乱地回答小姑娘的问话。

“我明年就要上学了。”阿毛不肯离开，找到了一个话题。

“我也是明年上学。”小姑娘似乎高兴起来，对着他笑，甜甜的脸蛋甜甜的笑，笑起来的眼睛像弯弯的月亮。

“你……叫什么名字？”阿毛看到了小姑娘在对他笑，也开心地笑。

“我叫顾芳。”小姑娘对他已经没有了陌生感，回答道。

“我叫黄大天，小名阿毛。”

“呀，你的衣服破了，快回家叫你妈妈补补。”

阿毛忙用手遮住胸口，问：“我明天还可以来吗？”

“你来，我等你。”

“哎！”阿毛转身就走，兴冲冲地回家去，一路上，嘴里不停地“顾芳顾芳顾芳……”叫着，他是要记住这个名字。

自从在“德和里”认识了顾芳，阿毛开始疏远老街的小伙伴们。

那天，几个小伙伴来找他去玩飞糖纸头的游戏。阿毛高兴地跟着他们来到弄堂口，把“收集”来的一张张糖纸头捋平，再叠成长条形状。各人手持自己的糖纸头，高高举过头顶，再用大拇指把它按在墙面上，然后快捷地缩回手，糖纸头立刻会下落，有时候还会飞起来。看谁的糖纸头飞得远就算谁赢。等阿毛把小伙伴手里的糖纸头全赢过来时，天色都快暗了。他忽然想起顾芳还在“德和里”等他呢，便匆匆甩掉小伙伴，直奔“德和里”。

跟顾芳在一起，他感到一种新的快乐。

“我们来玩飞糖纸头吧！”阿毛兴冲冲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糖纸头，就是刚才赢过来的那些。

“飞糖纸头？”顾芳从来没玩过这种游戏，也没有听说过。

“很好玩的，我做给你看。”阿毛拉起顾芳奔到高高的围墙旁，示范给她看，然后一蹦一跳地拣起地上的糖纸头：“就这样玩，谁的糖纸

头飞得远就谁赢。”

“这样玩啊，可是……”顾芳有些犹豫。

“那我多分一点给你。”阿毛以为顾芳怕玩不过他，从另一只上衣口袋里又掏出一把糖纸头。

顾芳惊讶道：“你吃了那么多糖啊？”

“不是的！”阿毛得意洋洋地告诉顾芳，这些糖纸头都是他从小伙伴那里赢来的，小伙伴没有一个人能赢得过他。正展示着战利品的时候，一张还留有糖汁的糖纸头粘在了手上，阿毛蹲下身子，将手心在地面上擦了擦。

“呀，真恶心。”顾芳皱了皱眉头。

阿毛忙把脏的糖纸头扔掉，往她的手里塞最好看的糖纸头。

顾芳还在犹豫：“我妈妈看见要骂我的，她从来不让我玩地上的脏东西。”

“这不是脏东西，脏的我刚才扔掉了，你手里的全部是干净的。”阿毛着急地解释。

“那手要弄脏的。”

“白相好了就回家洗手嘛，你先来。”

顾芳迟疑了一下，接过糖纸头，学着阿毛刚才的示范，把糖纸头举过头顶，用大拇指将它按在墙面上，用力一放，哈，糖纸头真的飞到老远，真好玩。

阿毛立即跟上，按糖纸头、用力放。怪了，糖纸头好像不听他的话了，草草地跌落到地上。

“哦，我赢了！”顾芳将阿毛的糖纸头放进口袋里，乐得直拍手。阿毛忙叫“再来再来”，可是几个回合下来，还是顾芳赢，阿毛懵了。

两个人玩得正起劲，突然有人跑过来大声说道：“芳芳，你在做什么？”顾芳的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们面前。

“妈妈，我在玩糖纸头！”顾芳兴奋得忘记了妈妈讲过的话，把糖纸头举给妈妈看。

妈妈当然看清了女儿手里的东西，但她关心的是那双变脏了的手：“你怎么玩这么脏的东西？你看看你的手，看看你的手！”

妈妈的斥责吓坏了女儿，她赶快将两只小手藏到背后，然后悄悄

地把手里的糖纸头扔到花坛里，一双弯弯的眼睛垂下去。

阿毛正不知所措，就听见质问的声音朝他这边过来：“你是谁家的小孩？怎么没有见到过你？看你的衣服这么脏，是老街的人吧？”

“我……是……老……”阿毛猛然想起妈妈讲过的话：“德和里”的人是看不起我们老街人的。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惶惶不安起来——那双逼过来的眼睛，真是有“看不起人”的意思。他抿紧着嘴唇，咬了咬牙，迅速抓起顾芳扔到花坛里的糖纸头，狠狠地丢在顾芳妈妈的脚边，然后拔腿就跑，糖纸头撒了一地……

三

报送高考的名单出来了，上面没有黄大天的名字。顾芳急忙去问负责毕业班的教导处的李老师，李老师笑道：“你们这一届学生远没有前几届学生用功，平时不努力，现在说要考大学就能考上啦？这次报送的人都是平时成绩优秀的，包括你，不要分散精力，应该抓紧时间准备迎接模拟考试。至于黄大天，他的学习成绩向来不稳定，他不是已经报考中专技校了嘛，我看蛮好的。”

顾芳眨了眨眼睛：“不是说高考是自愿报名吗，黄大天很想考大学，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李老师见顾芳一副认真的样子，才说道：“我们这次出名单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当然学生有自愿报考的权利。我还是那句话，平时不努力，现在想考大学就能考上吗？再说，黄大天他本人没有来要求，你就是白操心了。回去吧，好好复习。”

顾芳不说话了，却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坐立不安的黄大天。一个星期前阿毛还说要和她考一个学校呢。顾芳想，只有一个办法了。她转身去教室，把呆在角落里的黄大天拉到操场旁的柳树下，认真地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想考大学？”黄大天急了：“这还要问吗，人家不晓得，你还不了解我！”

黄大天不再说话，他感觉心里堵得慌，喉咙也疼。

“只有一个办法，你去教导处提出要求，争取参加模拟考试，如果模拟考试通过了，说不定会让你考大学的。”

黄大天怀疑地看着她：“参加高考的名单不是已经出来了吗，说什

么也来不及了。”

“来得及的，这次只不过是出名单，最后报考的时间还有一个半月呢！”顾芳不由分说，拉起黄大天就往教导处跑。

从飞糖纸头开始，他和她就经常在一起玩了。学校是不分贫富和贵贱的，好像老天也在帮他们的忙，自从两个人背起书包上学，就被分到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温柔的老师还把他们俩安排在同一张课桌。从此，顾芳仿佛就是黄大天梦境里令人愉快的一种现实，而这种现实的梦境一直陪伴他到高中毕业。

当大多数的同学很现实地选择报考中专技校时，黄大天却坚定地要考大学，理由简单得连顾芳也没有想到：他就是要想办法和顾芳继续在一起。黄大天早想好了，到报考填志愿书的时候看顾芳填哪所学校，他也填哪所学校。可是教导处贴出的报送参加高考的名单里，没有他黄大天！

在顾芳的鼓励和帮助下，黄大天使出全力，终于通过了关键的模拟考试，如愿以偿地领到了高考报名表。

汗流浃背的七月很快过去了，接下来的日子是满心的期待和耐心的等待。令人窒息的那一天，邮递员把自行车的车铃摁得震天响，嘴里大声地喊：“22弄31号的黄大天快出来，你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老街沸腾了。

黄大天考上了大学。这可是老街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啊！男女老少挤破了黄家的门。开心疯了的老鳃头大把大把地抓起硬币，破例买了几大包糖果，分发给老街的老老少少。

黄大天本人却高兴不起来。首先，继续和顾芳在一起读书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其次，录取他的是一所机械专科学校。当初填志愿的时候，这是为了填满表格里最后的空档而随便填上去的，怎么偏偏就被录取了呢！

天天有人来家里讨喜糖吃，本来就不大的屋子显得更加狭小和闷热，让人心生烦躁。趁父母和邻居们开心说笑时，黄大天抬脚出了门。

走出坑坑洼洼的老街，那边就是福街了。黄大天漫无目标地向福街走去，耳畔传来悠扬的二胡声，不用猜，一听就知道是雷小鸣在拉二胡。黄大天朝雷小鸣的家走去。

雷小鸣见是黄大天来了，一边继续拉二胡，一边假模假样地高喊：“黄状元驾到，有失远迎！”

“去，你也来笑话我。这也叫状元？没文化。”

雷小鸣半笑道：“噢哟，还没怎么样呢就看不起人了。你也不要不知足啦，考上大专蛮好啦。不管怎么样，现在谁不晓得老街出了一个状元，都传到十六铺去了！”

雷小鸣戴着一副黑边框的眼镜，看上去就像过去那种斯文的教书先生。其实他外表矜持，内心却是个活泼的人。在黄大天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他也收到了光明玻璃厂技校的录取通知书。高中阶段，他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成绩不比黄大天差。但是高考前的几个月，他看到黄大天变了一个人，像上足的发条拼命用功，自愧不如。

上大学当然也是雷小鸣的梦想，他何尝不想努力去做。然而，现实和梦想的距离有时候就是那么大，他跨不过去。家庭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他身上，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技校毕业后，早点工作，早点赚钱。

雷小鸣五岁的时候，妈妈因生妹妹大出血去世了。后来爸爸又有了一个女人，可是那个女人不要他们兄妹俩，爸爸只好把他们寄养在自己的哥哥家里。

雷小鸣的大伯伯一个人住在福街，靠低微的抚恤金过日子。十七年前，厂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火灾，大伯伯奋力抢救国家财产时，一根横梁砸在身上受了重伤。人是救活了，两腿却瘸了，还落下了腰痛的毛病，特别是阴雨天气，腰痛得让他全身抽搐，脸上扭曲着横竖交错的伤疤，小孩看了害怕，大人见了不忍心。

就在雷小鸣和妹妹小兰到大伯伯家不久，他们的父亲又在一天来看他们的路上突然倒地不起，送到医院已经没气了。这对雷小鸣的打击很大，当时他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人也变得呆呆的。还是细心的大伯伯看出了端倪，从床底下找出了一把十几年前拉过的二胡，教侄子拉二胡。他想用这个法子来驱散孩子胸中的伤痛。

“你蠢啊，脑子有毛病啊？我想考也不能去考，你倒好，考上了不想去报到，你……你简直是莫名其妙！”当雷小鸣听黄大天说不想去报到的念头，急得骂起人来，差一点把二胡摔到地上。

“懣什么懣，我不能跟顾芳在一起了！”黄大天突然大声说道。

雷小鸣一愣，以前就发现这家伙喜欢人家顾芳，放学了总找不到人影，可问他还死不承认。

“原来你真跟顾芳那个啊……哈哈，嘿嘿，今天终于坦白啦……”雷小鸣摘下眼镜，朝玻璃镜片上哈了哈气，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黄大天见雷小鸣朝他做着夸张的鬼脸，光火了，眼珠子瞪得大大的，仿佛要把他给吃了：“你、你开心什么？开心什么！你想看我死啊？！”

雷小鸣哪里料到黄大天会发这么大的火，怔怔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啥死不死的，没这么严重吧？”

黄大天已经转过身去，咬着嘴唇，再也不开口了。

雷小鸣忙戴上眼镜，拖他进屋，倒来一杯冷开水又递上毛巾：“擦擦汗，到底什么事你慢慢说。”

在黄大天的眼里，雷小鸣有时是顽皮的阿弟有时是懂事的兄长。现在雷小鸣兄长一般地等着他开口，黄大天就一吐为快了。可是没等他吐尽心里的事，雷小鸣已经憋不住，拍着自己的脑门不停地笑：“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真有本事！也不想想，你是机械专科学校，总不见得跟着人家去师范学院报到吧？不就是没有考进一个学校吗，那又有什么关系。有本事你和她断绝关系试试，那才叫‘痛断心肠’呢！你这叫‘莫名其妙加瞎苦恼’，不，我看是你的魂被人家勾走了，除了她你就没有活路了对吧？哈哈，黄状元原来是个情种啊，哈哈哈哈哈……”

黄大天无法辩说，反唇相讥道：“你老有经验的嘛，会不会也有……”雷小鸣忙摆摆手：“你可不要瞎猜我，我有什么经验，我是在为你分析，不识好人心，你呀，要真痴迷人家，你以后要……”

“要怎么样？”黄大天见雷小鸣不往下说了，急忙问。

“看你急的，你要真痴迷她呀，就……”雷小鸣凑在他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阿鸣，你真的有经验……哦，不不，是你比我有脑子，我去试试。”

“看你急的，现在去也太早了吧。说，当初在学校时为啥不肯承认和她的关系？”

“当初不懂嘛。”

“不懂？那我看你现在还是不懂事，要是你不去报到，不用我来，首先你爸也会把你的脑袋敲开，看看里面除了装情种，还装了些什么东西。”

“你！好你个雷小鸣乘人之危……”

黄大天抓起桌上的东西就要砸过来，雷小鸣忙摆手：“不要砸啊，我家就这么点东西，经不起你砸的，不相信你就回家跟你爸说说试试。”

黄大天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四

又是一个快乐的星期六，下午没有课，黄大天又准备开溜了，只有今天才有机会去见顾芳。时间不早了，他跑到食堂买了几个肉馒头就匆匆离开学校，跳上了去西南方向的公交车。

顾芳走出校园，习惯地朝老地方看，黄大天早已等在那里，正在向她招手呢！她飞快地奔过去，还没等他开口，就喜滋滋地问：“你晓得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

黄大天看看手表：“是我们提前半个小时见面了？”顾芳娇嗔地斜了他一眼，摇摇头。

“那我怎么猜得出来呢？看你高兴的样子肯定是有什好事，但对我来说见到你才是我最高兴的事。”黄大天深情地等待顾芳告诉他。

“我告诉你！”顾芳凑近他的耳朵，激动得一字一顿地说：“我、的、入、党、申、请……”黄大天立即明白过来，抢过话题：“批下来了！”

望着顾芳笑成月亮弯弯般的眼睛，黄大天特别开心：“真好，太好了，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庆祝一下，我请你去看电影！”

“不，今天我要早点回家，上个礼拜妈妈关照过了，家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哦，那我们去南京路的‘又一邨’吃面好吗？听说那里的面很好吃。”

“好！”

两个人挤上公交车，眼明手快地抢到一个双人座位。黄大天回想



起很多事来，越想越觉得自己哪方面都不能与顾芳比，她太优秀了。

“你老朝我看做啥，想什么呢？”顾芳发现黄大天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很长时间了，羞涩地问道。

“我在想，中学时候我的入党申请书是在你写后的第二天写的，也没少参加积极分子的活动，可——你总是比我快几拍。”

顾芳转过脸来问：“对了，你们学校也有党组织的，他们没来找过你吗？”黄大天两手一摊：“没有啊。”

顾芳认真了：“你应该主动去打听，不要等着人家来关心你，这事情应该积极主动点。”

“是是是，我一定去打听。哎，前面西藏路要到了，我们准备下去吧。”黄大天心里打定了主意：下个礼拜我就去打听，我也争取早点入党，让你高兴！

车站到了，黄大天刚站起身，却突然一个急刹车，使他整个身子要倒向顾芳，眼看就要撞到她了，急得他用尽全力才使自己稳住。就在那一瞬间，他闻到了一股从未闻到过的芳香，清馨，诱人。那是从顾芳身上传来的。黄大天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连看顾芳的勇气也没有了。

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还是顾芳打破了沉静：“我肚子饿了。”黄大天忙道：“好，我们去吃面！”

“又一邨”的面条确实好吃，浇头的花样很多，排队等吃的人也很多。等两个人美滋滋地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

两个人走在霓虹灯闪烁的南京路上，谁也没有先提出来要回家，一直走到外滩的黄浦江边才停下了脚步。

今晚的夜色真好，安静，祥和，弯弯的月亮显得特别娇美。一对男女趴在“情人墙”上看月亮，不说话。月亮啊你到底是不是神的精灵，照得我的心都快要醉了！你看顾芳那双眼睛是不是就是你的化身？

黄大天的心真的要醉了。多少年后的今天，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心和顾芳的心越靠越近，就像夜色当空里的月亮和星星。

一阵暗香袭来，那不就是在车上飘过来的芳香吗！黄大天的心跳又快了，身子不由自主地靠近顾芳，听到了她急促的呼吸……

“我今天要早点回家。”顾芳轻声说。